

前漢書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八
上之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36)		
函號	列	10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前漢書卷五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 正 議 大 天 行 祕 書 少 監 琅 邪 縣 開 國 子 穎 師 古 注

淺草文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

意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

病謂移書言病也師古曰移書言病也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
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
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
時嘉禾興朱火生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麟鳳
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
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
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
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

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
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
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
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
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
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
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
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

下則羣臣遂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遂音七旬及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

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

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師古曰各

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

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

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

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

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

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

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

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

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

愛無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

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

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

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

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不

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

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

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

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

問之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

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

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

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

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

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基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

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

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

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臣聞揉曲木

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銷金石者不累月夫

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

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暮年而變臣
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
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
加純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
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師古曰
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
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

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
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才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調也善調諱也常
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
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
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
地願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
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弘廼謝曰山東鄙人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

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
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鈎名師古

曰鈎取也言若鈎魚之謂也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後擬於君桓

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

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

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

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

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

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

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

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

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

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弘自見為

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

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

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粲也故人賓客仰衣食

師古曰故人等生故交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

寬內深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遷

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

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墳音竹必反使人由臣子

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

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仁

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

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石已濟物故為仁也知耻近乎勇師古曰求者得故

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

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

從軍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

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加有負薪之

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

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

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

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

此不息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惟遣也恙憂也已止也

言何憂於疾不止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

禮也今事少閒師古曰閒言有空隙也問讀曰閑君其存精神止念慮

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

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踵也

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

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

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

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

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

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

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

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師古曰篤厚也

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

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

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音胡爵關

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

曰脫身謂引身出也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

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

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

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
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
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
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
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
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無以
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
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歛輸其家半財

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在繇役式又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

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

上於是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

日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

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

躄而牧羊師古曰躄即今草鞋也南方謂之躄字本作僑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

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去除也毋令敗羣上奇其

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

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上以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轉

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
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

師古曰國家威張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

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

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

詔引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發直道者也

師古曰奮憤激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

耕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

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猶

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

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

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說

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見

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于乘縣也兒音五美反治尚書事歐陽生

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

養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弋向友時行賃作帶

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

廷尉文學卒史

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非也

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

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然儒

於武

師古曰儒柔也

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

用文史法律之吏

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

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

謂不習事不署曹

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為

之除為從史

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

之北地視畜數年

師古曰簿謂文計也

還至府上畜簿

師古曰簿謂文計也

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師古曰卻退也

掾史莫知所為

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

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

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

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

師古曰鄉讀曰

寬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

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

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

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

師古曰

曰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印之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

渠以補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

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

也 軹是定水令以廣溉田 師古曰為用水之次具 收租稅

也

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以故租

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

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繩屬不絕師古曰繩索也

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

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

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

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元

張晏曰統察輯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輯當作輯師古曰輯輯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

輯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

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

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之享薦也以

非常禮故經無其文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開散合閉

也開閉於天地也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

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

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

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也音如金玉之聲也

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

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

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

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陛下發憤合指天地

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山師古曰宗尊也六律五聲師古曰

日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曰幽

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以丞嘉祀

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

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肅始之辭也大元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

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

為天所享也光輝充塞天文粲然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見象日

昭報降符應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白日臣寬奉觴再

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

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

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

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

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卦禪

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

以稱意任職故以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居位九

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師古曰

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

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

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安讀曰艾府庫

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

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

群士慕嚮異人並出上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

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

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寘厩也巳語終辭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

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

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舊儀也言漢

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稽不可考校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

唐都洛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

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

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

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

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前漢書卷五十八

公孫弘 少式兒寬傳第二十八終

前漢書卷五十九

張湯傳第二十九

漢

蘭

王

命

王

自撰

唐正議大夫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

師古曰稱為兒者言

其尚也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

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奏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

也訊考問也鞠窮也謂窮覈之也

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

堂下

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

父見之視艾辭如老獄吏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五十九

列傳

大驚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

陽侯為諸卿時

師古曰姓趙

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

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

無害言大府

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勝也

調茂陵尉

師古曰調選也選以

為此治方中

孟康曰方中陵土土作方也湯生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書方中或

言斥上如淳曰漢汭陵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丈師古

日蘇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院日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

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

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師古曰事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

師古曰事禹志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

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

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及列九

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

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

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率必奏先

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師古曰

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

鄉上

奏事即譴湯摧謝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

意所便

師古曰謂如天子責湯之指而言其端也

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因為

臣議如此

師古曰如上之意

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

蘇氏曰坐不用諸掾

語故至此

非常釋

臣贊曰謂常見原也

閒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

為此奏迺監掾史某所為

師古曰閒謂非當朝奏者

其欲薦吏揚人之

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事予監吏深刻者

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

師古曰詆誣也

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

往釋湯所言

師古曰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

聽上裁察蓋為此入希恩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之前口豫言也

湯至於太

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

調護之尤厚

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

其造請諸公不避

寒暑

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

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

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

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

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

禁闔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

論之

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

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

此類繇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

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縣官空虛湯

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

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今利

入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

以輔法師古曰輔助也以巧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

肝師古曰肝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肝音幹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師古曰但

無所造設而已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

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師古曰於是痛繩以鼻自

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

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師古曰於博士狄山曰

和親便上問其便出曰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高

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

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

也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詔

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

師古曰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

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

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

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

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

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師古曰博士之山曰不能曰居

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

為鄣蔽以扞寇也鄣音之向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師古曰度計也見

下吏曰能迺遣山乘鄣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至月餘旬奴斬山

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讜師古曰震動也讜失氣也讜音之涉反湯客田甲

雖賈人有賢操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始湯為小吏與錢通師古

曰為小吏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及為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

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

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

不能為地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

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

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

上問變事從迹安起師古曰從讀曰蹤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

怨之謁居病臥閭里注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

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

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

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

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師古曰導持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或以諸獄

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木獄所也湯亦治宅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

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省視也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

告湯與謁居謀兵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

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

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

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

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

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

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

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為短歸此為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剛暴人也官至

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師古曰言舊在湯上已而失官守長史誦體

於湯師古曰謂拜伏也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

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

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

左田信等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曰湯且欲為

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服虔曰居謂儲也及宅

姦事事辭頗聞師古曰聞於天子也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

益居其物師古曰益多也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師古曰類似也湯不

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調居事上以湯懷詐面

欺使使八輩簿責湯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責之湯具自道無此不

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

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

獄師古曰重猶難也欲令君自為計師古曰言引決也何多以對為師古

目言何用多對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

幸致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

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宅師古曰贏餘也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

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土聞之曰非此母

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土

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師古曰於尚書

中給事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

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具作其事

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

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

師古曰篤厚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

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

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

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

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

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

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

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

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
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
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
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天
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大將軍宜
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大位以
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
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
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令母領光祿勳事

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

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

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

情不達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遠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

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師古曰財與裁同上笑

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師古曰言君尚不可更誰可也安世

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

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

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

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

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

師古曰忌者戒盈滿

之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

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

當相坐安

世瘦懼形於顏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

其意安世寤恐

師古曰寤益也

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

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

聞有

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

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

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日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

也 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

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

師古曰安

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

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

師古

日問已

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

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

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為光祿勳郎有

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

邪

師古曰反讀曰翻

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

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

師古曰適讀曰適

其隱人

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

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

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

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

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

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

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

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

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

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

安世曰掖廷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

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賀封故云封冢也

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彭祖又

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

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

掖廷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

為故掖廷令張賀置守冢二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家

西鬪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

微眇時故掖廷令張賀輔道朕躬師古曰道讀曰導修文學經

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封

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都哀

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

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

官官不簿也

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

師古曰弋黑色

也綈厚繪也

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

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

師古曰殖生也

富於大將軍光

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

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

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

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

師古曰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也

何感而上

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

師古曰感恨也音胡關反

薄朕忘故

師古曰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

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

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

送以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云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菑矛戟幢也麾鞞介

士謂甲士也菑音側事反鞞音服

諡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

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

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

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

以為有讓廼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

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

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

湯有罪勃

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繆者

也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

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師古曰桑桑弘羊也霍霍禹也

言以驕奢且死分施宗族故舊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薄葬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師古曰元帝姊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

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

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克以乘

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

服度曰私官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

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

寵愛殊絕常從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祚

師古曰祚與祚同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

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師古

曰以放為罪過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

大夫方進師古曰薛宣翟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

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劉德曰謂詔捕時罪人有名者也時

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

子李游君欲獻文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孟康曰音監監

主樂人也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

樂府游微莽師古曰樂府之游微名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

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東長吏子弟斫破

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師古曰奔古奔字莽自髡錯衣赭衣及

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

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

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

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罪名雖

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

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眾邪之萌厭海內

之心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

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

年日蝕師古曰比頻也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餘徵

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

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

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

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

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

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

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

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

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

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
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
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脩明習漢家制
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
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
武昭宣世輒隨陵凡三徙復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

闕焉

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
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

歆十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
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

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

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

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前漢書卷五十九終

前漢書卷六十

杜周傳第三十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

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師古曰謂因虜人為寇而失人畜軍兵倉廩者

也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之意旨故被任用也

與滅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師古曰遲謂性非敏速也

而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

大抵放張湯而善侯司師古曰觀上所欲擠者因而陷

之孟康曰擠音濟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

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末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

也師古曰言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師古曰言周曰

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師古

謂明表也疏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師古曰各當其至

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

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師古

事皆歸廷尉也太府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遠證案

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師古

世對吏因責如章告劾師古曰皆命服罪不服以掠笞

定之師古曰定其於是聞有遠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

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

寸餘歲猶相告言由大抵盡誣以不道以上師古曰此

抵歸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

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吏所增加十有餘萬師古曰吏

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

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

史有一馬師古曰廷史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

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

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

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蘇林曰廷獄官也如淳曰律管軍同司空

各二人中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

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

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

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

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

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

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

師古曰姓侯史名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

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皆以為桑遷

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迺匿為隨者也孟康

曰言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

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

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

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婿也故千

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

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

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前秋

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師古曰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遂下廷

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

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深又

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

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

及任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為

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

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

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

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

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

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類也

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

民意年歲宜應師古曰言儉約寬和則豐年當應也光納其言舉賢良議

罷酒權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

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師古曰先平處其可否然後奏言可官試者至為

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

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持致之於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師古曰上書言

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昭帝未寢疾徵天下名醫延

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年與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

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

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

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

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

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

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

功比賴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

軍趙克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

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冢

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

使一也故當姓中或作皆封侯益上延年為人安和備

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於諸事師古曰言又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

皆明習也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霍光薨後

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

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察但得死

馬多死官奴婢之衣食師古曰傳言延年身不犯延年

法但丞相致之於罪耳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

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師古曰北於諸上以璽書

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補繫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

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

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

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

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

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

馬罷就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

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後數月薨諡曰敬

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

奴文穎曰趙充國也臣瓚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

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

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師古曰獄案已其官屬稱其

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

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

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

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盲目無見

也故不好為吏茂陵杜業與欽同姓字師古曰並俱以

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師古曰

士大夫欽惡以疾見詆廼為小冠高廣財二寸師古曰財

夫也通用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

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

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

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師古曰閒讀曰閑欽為

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

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

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

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師古曰鄉舉者

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音一了反窈音徒了反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姪

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師古曰媵女之內兄弟

弟則謂之娣塞絕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

不厭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

高年師古曰究竟也書云或四三年師古曰周書亡逸篇曰惟

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

佚佚與逸同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

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

而後俸異態後俸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

心師古曰間代也音居竟反適讀曰嫡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

罪之辜師古曰蒙亦被也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

入學師古曰鄉讀曰嚮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

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

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師古曰惟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

也代法夫少戒之在色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

色無節則致損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張晏曰刺幽王廢申后而立褒姒黜

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師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音直用反詩云殷監

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師古曰重詩云殷監

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

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

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

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

察近屬之符驗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宜周宣王也皆饗

屬猶言甫爾也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

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

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忠孝

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

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師古曰

此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

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氏曰若是者誠

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

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禍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師古曰信讀曰申

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

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遊

李奇曰遊難也師古曰遊與公同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

太后女弟司馬君力蘇林曰字君力為司馬氏婦與欽兄子私通事

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

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言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臣欽愚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臣

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

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師古曰乘也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

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

刺之心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蠻夷

無逆理之節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殆為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

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

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師古曰適讀曰

嫡嫡謂正后也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

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
禍敗至高宗遭離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
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
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
爲之退舍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爲之退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
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
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
輦道親二宮之饗膳韋昭曰二宮卽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饗具食曰膳膳之言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善也

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

以奉淫侈置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曰殫置皆盡也從讀曰縱近諂

諛之人而遠公方師古曰方正也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

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

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不見用而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

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爲不可以奢

泰持也師古曰爲治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

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

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

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師古曰當世

之治何務各以經對師古曰據經義以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

地道貴貞師古曰貞正也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

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

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已就

義恕以及人師古曰恕仁也言以仁愛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六經之所上

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泄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

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

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孝人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

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

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師古曰所為主

謂託人以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師古曰廋匿也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

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

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

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

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

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

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

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

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唯陛下純德

普施無欲是從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於所欲也此則衆庶咸說繼嗣

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

不足憂也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

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

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

延世即成帝時塞河堤者也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

臣絕世填撫四夷師古曰填音竹刃反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

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

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

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文穎曰穰侯魏冉也權重於秦威震鄰

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師古曰言昭王幼小旦夕心不介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

然有閒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信任信開

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文穎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及近者武安侯

之見退師古曰武安侯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土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三事之跡相去

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

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聞其說

師古曰間音居莧反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

鳳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

召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

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
廢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曰將
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已
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
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師古曰無屬無親屬於上也非主上所
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
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
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曰詩言仲山甫祖齊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猶歎息永懷
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主止之與將軍
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背不知也

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

師古曰此周書洛誥

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蓋成帝與鳳詔書引此言之

唯將軍不爲

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
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
寃之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
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爲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
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
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爲
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
諫爭也一日下有諫爭之言上引而納之也欽愚以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

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師古曰將助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乃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師古曰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

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

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

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

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

坐免就國其春丞

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

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

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

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

辟

師古曰信報睚眦怨

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背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

即報之也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

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

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

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

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
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師古曰御史大夫之掾也名隆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
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
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
使丹奏咸爲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
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
歸咸故郡衆人皆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
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常獲
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

獲大利師古曰幾讀曰奠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

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
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二者皆在

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

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師古曰縱

橫陵厲也欲以熏轅天下師古曰熏言熏灼之天下莫不望

風而靡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骨肉親屬莫

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殷戰慄也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

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師古曰卒讀曰猝不以尉示天下反

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

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體之臣

日體亦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

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

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諸愬故許

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

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氏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母也皆老被

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

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

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即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

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師古曰言重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宜蚤以義

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出世師古曰言

其希有也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此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

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

笑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

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太

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

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

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都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

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

尊號者皆免徒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闊略師古曰闊略謂寬縱

不問也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

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

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

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爵位尊顯繼世

立朝相與提衡臣瓚曰衡平也至于建武杜氏爵乃獨

絕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

後莫能及也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貢薛韋匡之輩自謂唐杜苗裔

豈其然乎師古曰一謂在周為唐杜氏也及欽浮沈當世好謀而成以

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庶幾乎關雎之見微師古曰

曰關雎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妙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

所能規也業因勢而抵詭師古曰抵擊也詭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詭音詭

一說詭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稱朱博毀師丹

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以戲篇也

愛憎之議可不畏哉

前漢書卷六十終

前漢書卷六十一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漢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漢中人也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建元中為郎時

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氏音支以其頭

為飲器韋昭曰飲器柶榼也晉灼曰飲器虎牙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

王頭共飲血盃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柶榼晉云獸手皆非也柶榼卽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

獸子襄器所以溲便者也柶音聲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前漢書卷六十一

一

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迺募能使者

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

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生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俱出

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

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

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

月氏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師古曰走趨也不知其道里多少故

以日數言之也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

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

亡唯王使人道送我師古曰道讀曰導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

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

師古曰抵至也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

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

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遠音于萬反騫從月氏至大

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趨留歲餘還

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

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

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師古曰信忍於事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

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

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

子言其地形所有師古曰土地之形及土生之物也語皆在西域傳騫

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臣贊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曰布

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問安得此大釋而蘇林乃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

夏國人口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鄧展曰身音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浮屠

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

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

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師古曰度

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

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

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徑

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

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

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

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

然廼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驍出犍出徙邛

出樊師古曰皆夷種名驍音危犍音材各反徙音斯樊音蒲北反皆各行一二千里

其北方閉氐犍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曰氐與犍二種也南方閉嵩昆

明

師古曰嵩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嵩音先榮反

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

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

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

服虔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師古曰開出

物諸私往市者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

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師古曰事

謂經略通之專以為事也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

得以不乏迺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

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

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

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眾降漢

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匈奴

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

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

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

煌閒小國也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

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

草中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鳥孫官名也為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翎侯鳥孫大

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翁同

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

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

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

師音曰塞音先得夏西域國名

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耳

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

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

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眾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

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

之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

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

遺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

劉敞曰遺字當作遣

則是斷

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

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

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

師古

日為騫之副而各令持節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

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

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

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

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其國人

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

鑿空

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

而西域傳謂孔道也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

李奇

日質也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

書曰鄧展曰發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

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

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臣瓚曰令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

師古曰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

蔡犛犛條支身毒國李奇曰犛音軒服虔曰犛犛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犛犛即大秦國也張掖驪犛犛蓋取此國為名耳驪犛犛聲相近犛讀與犛同李奇音是也

服說非也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

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齎持謂節及幣也放像

也音甫其後益習而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漢率一歲

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

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

越雋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

至大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皆復閉

昆明如淳曰為昆明所閉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

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騫開外

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

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請為使者即騫

而遣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

其道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

使失指師古曰垂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

師古曰

其串習不以爲難師古曰令立復求使使

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

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

皆私縣官齎物師古曰言所齎官物欲賤市以私其利

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

日漢使言於外國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

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師古曰空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

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師古曰言服之則皆有城

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師古曰將屬國

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

王酒泉列亭鄣至王門矣事昭曰王門而大宛諸國發

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牛眩人獻於漢

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鑿也駘相詐惑也鄧太后時西

夷檀國來朝賀詔命爲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爲夷狄爲

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

犛牛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此事師

古曰鳥卵如汲水之鑿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之眩讀

與幻同即今春刀吐火植瓜種樹屠入截馬之術皆是

也本從西域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

多玉石采來臣瓚曰漢使采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

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廼悉從外國客大

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

厚焉大角氏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

師古曰氏音丁禮及聚都邑人

命觀看以誇示之

行賞賜酒池肉林命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

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

師古曰見顯示

及加其眩者之

工而角氏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

更去

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

誦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

子

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成

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恣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事見

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師古曰志懷美使

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

國饒漢物

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

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

鹽水中數有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煌西

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

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近道處無城郭之居也

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

輦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

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如淳曰馬

晉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宛中貴人怒曰

師古曰中貴人中臣之貴

者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

使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

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師古曰欲封其兄弟廼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浞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士財有數千皆飢罷師古曰財與才同罷讀曰疲攻郁成

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

不過什一二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

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

發而復往師古曰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

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

二萬餘於匈奴師古曰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土角反公卿議者皆願罷

宛軍專力致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

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

使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為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

鄧光等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如淳曰放囚徒使其扞禦寇盜師古

曰使從軍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師古曰與發部署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

負私從者不與師古曰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

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

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

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木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

城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從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

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

曰既徙其水不令於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

攻而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

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而發天下七科適師古曰適

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轉車人徒相連

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

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

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

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

迺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

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

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廢其行

殺漢使

師古曰毋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迺

力戰而死未晚也死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

虜宛貴人勇將煎靡

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

宛大

恐走之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持其頭

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

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

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

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

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

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

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死之約

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

師古曰下食讀曰飲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

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

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于葛反

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

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

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道

道諸國也食讀曰飢

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

克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

二百里負而輕之

師古曰負恃也恃太軍之處而輕敵人

攻郁成急郁成

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

貳師師古曰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

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

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天將軍如淳曰時多

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師古曰今生將卒失大

事師古曰卒欲殺莫適先擊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

邾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

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

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師古曰東諸所過

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

軍還入王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之食戰死不

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師古曰

如牟賊之食苗也物故謂死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

過迺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

要絕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

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頴

也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

討厥罪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沂河山涉流沙通西海

山雪不積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獲天人之應

險又沂河士大夫徑度師古曰言獲王首虜珍怪之物

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

成王者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

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師古

昌野反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

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孟康曰奮也自樂而行

者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師古曰適讀曰謫言以罪謫而行者免其所犯不敘功勞

士卒賜直四萬錢師古曰或以他財物克之故云直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

今言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

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鄯居水師古曰鄯音質兵敗降匈奴

為單于所殺語在匈奴傳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

所謂昆侖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

不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苟說誤以放為

效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前漢書卷六十一終

前漢書卷六十二

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

張晏曰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

為陰故命南正重主天火正黎兼地職也臣瓚曰重黎司天地之官也唐虞謂之羲和則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正師古曰瓚說非也據班氏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此為火正是也

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

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當宣王時官失

其守而為司馬氏

師古曰失其所守之職也

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

之間司馬氏適晉

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也

晉中軍

隨會奔魏

如淳曰左氏傳晉僞使魏壽餘誘士會於秦謀而還時也師古曰奔古奔字也據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今此言隨會奔魏司馬氏因入少梁則似謂自晉出奔魏耳但魏國在獻公時已滅為邑封畢萬矣既非別國不得言奔未詳遷之所說

梁國也為秦所

滅號為少梁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

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

張晏曰司馬喜為中山相

在趙者以傳

劔論顯

服虔曰世善劔也師古曰劔論劔術之論也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客傳之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劔論顯

劔論顯 論音來頓反 劔論顯

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蘇林曰錯孫斬師古為郡守

祈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侯

斬與武安抗趙長

平軍

文頴曰趙孝成王時趙括為將

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

李奇曰地名在咸陽

西十里師古

葬於華池

晉灼曰池名也在鄠縣師古曰華池在鄠縣界近

夏陽非

鄠縣 斬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

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

師古曰武信君即武臣也末為趙王之前號武信君項籍傳曰

趙將司馬卬是知

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

師古曰項羽封卬為殷王

為武臣之將也

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

師古曰懌

反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蘇林曰長安北門也師古曰蘇說非也高門地名在夏陽西此而東去華池三里

喜生談談為

太史公

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在丞相上又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

以為正師古曰談為太史命耳遷太史公學天官於唐

尊其父故謂之為公如說非也都師古曰師律歷志受易於楊何師古曰何字叔元

道論於黃子師古曰景帝時人也儒林傳謂之黃生與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諄

師古曰諄惑也各習師法乃論大家之要指曰易大傳

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

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師古

發迹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

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李奇曰陰陽之術月令星官

是其枝葉也師古曰拘曲礙也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

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

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

循師古曰言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然其正

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

萬物師古曰澹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師古曰撮總取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

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

反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

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度

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捷嚴

君平曰拆關破捷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並通捷其偃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健字也黜聰

明如淳曰不尚賢絕聖棄知也晉灼曰嚴君平曰黜聰白黜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

廢也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

二十四節各有教令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

黎謂月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

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

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

者以六經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

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

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

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

採椽不斲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採飯土

簋歡土刑師古曰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

悅糲梁之食服虔曰糲粗米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

民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
 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
 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
 疏不殊貴賤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
 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
 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名家
 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也師古曰繳公鳥反使人不得反其意剽決
 於名時失人情師古曰刺讀曰專同又音章免反故曰使人儉而善失
 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也此不
 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師古曰無為者守靜也無不為者功利

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師古曰任自然也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
 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
 興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
 之綱也師古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
 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曰款空也
李奇曰聲則名也師古曰中當也充也音竹仲反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肖
 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
 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師古曰反還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
 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

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

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

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

門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師古曰龍門山其東則在今秦州龍門縣北其西則在今同州韓城縣北而河從

其中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

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

葬馬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九疑舜墓在焉師古

口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

稽九疑山有九峯浮沅湘師古曰沅水出牂牁江

汶泗師古曰汶泗兩水名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

鄉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院困蕃薛

彭城師古曰蕃縣名也音皮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

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師古曰笮才各反還報命是歲天

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雷滯周南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

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

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大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

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與天官事後世中棄

絕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十歲之

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子死爾必

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

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

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
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
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
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
絕今漢興海內壹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
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
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
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縢之書如淳曰紬徹舊書
故事而次述之師
古曰此說非也紬謂綴
集之音曹鑣與匱同五年而當太初元年予否曰遷
五年適當武帝太初
元年時述史記也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

建於明堂諸神受記

禮記曰以元新改立明堂朝諸侯
及八郡守受正朔各有山川之祀故

曰諸神受記孟康曰明堂班十二月之政歷紀四時故
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若勾芒祝融之屬皆受瑞記遷
因此而作師古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曰張說是矣

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

敢攘焉

師古曰攘古讓字言當已述成先人
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

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

度服

曰仲舒也

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

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師古

曰是非謂
本其得失

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

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
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
是非定猶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
五行故長於變師古曰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曰長謂崇長之也音竹兩反下皆
類此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
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師古曰撥亂世反之止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

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字誤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萬之外即以萬言之故云數萬何乃忽言減乎學者又為曲解云公羊經傳凡四萬四千餘字尤疏謬矣史遷豈為公羊之傳為春秋乎其指數十

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
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
失其本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故易曰差以豪釐謬以千里故臣
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
其權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

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師古曰其心雖善以不知義理之故則陷於惡也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詩賦而不敢辭弒君之罪夫不通禮

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師古曰為臣下所干犯也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

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

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

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師古曰唯唯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處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師古曰

伏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師古曰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澤流罔極海

外殊俗重譯款塞師古曰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

有國者耻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

人所言

師古曰墮毀也謂不脩之也音火規反

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

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

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纍繼師古曰纍係也繼長繩也纍音

力追反繼音先列反迺喟然而歎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

而深惟曰師古曰惟思也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師古曰

曰隱憂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服虔曰武帝得白麟而鑄金作麟足

形作史記止於此也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記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師古曰遷

序事盡太初故言至麟而止張說是也自黃帝始師古曰遷之書序衆篇各別有辭班氏以其文

多故略而不載但取最後一首故此單目盡於六十九至惟漢繼五帝末流之後乃言第七十讀者不詳其意

或於目中加云敘傳第七十此大妄矣五帝本紀第一夏本紀第二殷本

紀第三周本紀第四秦本紀第五始皇本紀第六項羽

本紀第七高祖本紀第八呂后本紀第九孝文本紀第十

十孝景本紀第十一今上本紀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六國年表第三秦楚之際年表第

四漢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間功臣

年表第七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

九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禮書第一樂書第二

律書第三曆書第四天官書第五封禪書第六河渠書

第七平準書第八吳太伯世家第一齊太公世家第二

魯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陳

祀世家第六衛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晉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鄭世家第十二趙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韓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陳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絳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師古曰景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所生遷謂同母者爲一宗故云五宗也三王世家第三十伯夷列傳第一管晏列傳第二老

子韓非列傳第三司馬穰苴列傳第四穰苴音子間反孫子

吳起列傳第五伍子胥列傳第六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商君列傳第八蘇秦列傳第九張儀列傳第十樛里甘

茂列傳第十一穰侯列傳第十二白起王翦列傳第十

三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平原虞卿列傳第十五孟嘗

君列傳第十六魏公子列傳第十七春申君列傳第十

八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樂毅列傳第二十廉頗藺相

如列傳第二十一田單列傳第二十二魯仲連列傳第

二十三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呂不韋列傳第二十

五刺客列傳第二十六李斯列傳第二十七蒙恬列傳

第二十八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傳第

三十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淮陰侯韓信列傳第三十二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田儼列傳第三十四樊鄴

滕灌列傳第三十五張丞相倉列傳第三十六酈生陸

賈列傳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傳第三十八師古曰蒯成侯

周謀也蒯音普肯反又音陪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季布欒布

列傳第四十爰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張釋之馬唐列

傳第四十二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田叔列傳第四

十四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韓長儒列傳第四十八李將

軍列傳第四十九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平津主父

列傳第五十一匈奴列傳第五十二南越列傳第五十

三閩越列傳第五十四朝鮮列傳第五十五西南夷列

傳第五十六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傳

第五十八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汲鄭列傳第六十儒林

列傳第六十一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大宛列傳第六十

三游俠列傳第六十四佞幸列傳第六十五滑稽列傳

第六十六日者列傳第六十七龜策列傳第六十八貨

殖列傳第六十九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

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鑱玉板圖

籍散亂如淳曰王版刻玉漢興蕭何次律令韓生申軍

法張倉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

往往間出師古曰彬彬文章貌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

而賈誼朝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養其職師古曰

撰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

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

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師古曰並時則年歷

辨故作禮樂損益律歷時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

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

行無窮孟康曰象黃帝以下三十家也老子言軍三十

也言眾星共繞北辰諸幅減歸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

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

師古曰倣儻大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

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

藝成一家言孟康曰藝音標謂裳下懷襟字奇曰藝協

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師古曰藏

亡失也其副貳以俟後聖君子第七十師古曰俟遷之

自叙云爾師古曰自此以前皆其自叙之辭而十篇缺

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上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典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

龜策列傳傳勒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日本無兵書張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

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

曰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師古曰望怨也

而流俗人之言師古曰謂隨俗人僕非敢如是也雖罷

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

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語師古曰無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

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師古曰言無知己者設欲必用名節立言行誰可為作

之又令誰聽之上為音干偽反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師古曰伯

牙鍾子期皆楚人也伯牙鼓琴于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

在泰山子期曰巍巍乎若泰山既而志在流水水子期又

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何則士為

終身不復鼓琴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

知已用女為說已容師古曰說讀曰悅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

懷隨和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師古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終不

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師古曰黜汙也書辭宜荅師古曰宜

日宜會東從上來服虔曰從武帝還也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

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文穎曰卒言倉卒師古曰卒卒

促遠之意也間隙也卒音卒忽反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如淳曰平居時遷不肯報其書

今有罪在獄故報往日善欲使其恕以度已也師古曰不測謂深也涉旬月迫季冬僕又

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如淳曰遷恐

卒然不可諱師古曰卒讀曰猝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師古曰謂臣請略

以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師古曰謂中僕聞之修身者

智之府也師古曰府者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

符也師古曰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

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憚

於欲利師古曰憚亦痛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

而詬莫大於宮刑師古曰詬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應劭曰雍

渠奄人也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應劭曰景監秦嬖

者賢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自古而恥

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

師古曰忼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

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師古

侍從天子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

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

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

師古曰搴拔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

行漢書卷之三十一

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

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韋昭曰周官太

史位下大夫也臣瓚曰漢太史令千石故比下大夫師古曰鄉讀曰嚮嚮曩昔時也陪外廷末議

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闕

茸之中師古曰闕茸猥賤也闕下也茸細毛也言非豪桀也關吐合反茸人勇反迺欲叩首

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叩讀曰仰信讀曰伸列陳也不亦輕朝廷差當世

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

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師古曰不羈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

出入周衛之中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

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有所造不暇脩人事也師古曰言營職務耳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

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榮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

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

人自奇立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

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

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

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

臣隨而媒孽其短臣瓚曰媒謂通合會之孽謂為生其罪也師古曰媒加媒娉之媒孽如

人謂麴餅為媒也齊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李

日挑音詵師古師古曰仰漢軍北印億萬之師向匈奴南下北方地高故

然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

裘之君長咸震怖迺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師古曰能

皆發之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

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師古曰呼士無不

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孟康曰沫

音類李奇曰拳弩弓也師古曰沐古類字類酒面也言

流血在面如盥頰冒犯也首嚮也沫音呼內反字從午

未之未拳音丘權反又音眷冒首莫克反首音式救反

矢盡故張弩之空一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

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

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

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能得人之死力雖

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

漢師古曰欲於匈奴立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於天下師古曰謂摧破僕懷欲陳之而未

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師古曰指意也欲以廣主上

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師古曰睚眦舉目皆也猶

音才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師古曰沮

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

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

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

生降墮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為將有名聲陵降而僕又

其以蠶室蘇林曰葺次也若人相俾次師古曰此說非

之室也謂推致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

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

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

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師古曰螻

蟻蚘蟻也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

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

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

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

訕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師古曰

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亡大

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

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

不踐之誓

前漢書卷之三

列傳

十一

為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吏穎曰未

為鮮明也今交手是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師古曰幽於園

牆之中師古曰園牆獄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師古曰

師古曰槍音千羊反視徒隸則心惕息也師古曰惕懼也息喘息也何者積威約

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師古曰

曰強音其兩反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師古曰

法志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師古曰高祖偽遊雲夢而信至陳上謁即見囚執械謂桎梏之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

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師古曰三木在頸及手足季布

為朱家鉗奴灌夫又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

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師古曰財與裁在

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

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

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師古曰重難也夫人情莫

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

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

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

何處不勉焉師古曰勇敢之人聞於分理未必能死名節怯懦之夫心知慕義則處處皆能勉勵

也僕雖怯與欲苟活也音人阮反亦頗識去就之分

矣何至自湛溺累繼之辱哉師古曰湛讀日沈累音力追反且夫臧獲

婢妾猶能引決應劭曰揚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聳婢謂之

臧女而歸奴謂之獲音灼曰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師古曰應說是也況若僕之不得

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

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

滅不可勝記唯倣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

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

有國語孫子膾脚兵法脩列文穎曰孫子與龐涓學而為龐涓所斷足師古曰膾

音頻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韓非囚秦

說難孤憤師古曰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

所為作也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

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師古曰命將來之人見已志也及如左丘明無目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

自見師古曰見胡電反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

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二十

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

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

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師古曰其人謂能行其書

者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

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

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
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
九回君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師古曰如亦往也
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
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
其狂惑師古曰湛讀曰沉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
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師古曰琢刻也音篆曼辭以自解厚如
曰曼美也師古曰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
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
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

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應劭曰以遷世為史官通於古今也李奇曰史通國

贊曰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
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
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為國
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
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服虔曰關東六國與秦七國秦兼諸
侯有戰國策漢興代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
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記

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

甚多疏略或有抵牾如淳曰牾讀曰逆相觸達也師曰

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

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

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

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

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

亦信矣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已志信不謬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

伯之倫師古曰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列在夫唯大

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師古曰尹古甫作柔民

山甫之德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詩列於大雅故贊云然

前漢書卷六十二終

前漢書卷六十二

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師古曰諸帝子傳皆言王而此獨云子者以吳太子在其中矣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孝昭帝王
夫人生齊懷王閔李姬生燕刺王旦廣陵厲王胥師古曰不
知宮秩故云李姬諡法暴李夫人生昌哀王師古曰
虞無親曰刺刺來葛反李夫人生昌哀王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

長史二十二戶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稌師古曰稌求子之神也解在枚臯傳使東方

朔枚臯作稌祝師古曰祝稌之祝辭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

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

良婦韋昭曰良婦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婦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婦音弟產子男進

號曰史皇孫張晏曰皆以舅氏姓為氏以相別也師古曰進者皇孫名武帝末衛后

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師古曰充為直指使者劾太子

家車行馳道上没人車馬太子求充充不聽也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

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

右皆為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孫賀父子陽石諸

邑公主師古曰兩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師古曰伉音剛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與治巫蠱既知上意白

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

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充遂至

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避暑甘泉宮師古曰勝讀曰避

獨皇后太子在師古曰太子在京師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師古曰石慶子德

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

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

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詔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贊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

扶蘇事耶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

為使者收補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

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劊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

且師古曰且音子間反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

鄭氏曰長音長者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

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師古曰中廐皇后車馬所在也出武庫兵

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迺斬充以徇炙胡巫

上林中服虔曰作巫蠱之胡人也炙燒也師古曰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蠱狀太子特念且欲得其情實

故以火炙之令毒痛且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

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眾不肯附太子兵敗亡不得

師古曰太子出亡而吏追捕不得也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

老茂上書曰師古曰壺關上黨縣之縣也荀悅漢紀云臣令狐茂班史不載其姓不知於何得也臣

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

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

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

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

舜孝子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

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

行義書卷之三

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師古曰適讀曰嫡承萬世

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

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

太子師古曰釐音千六反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

塞而不通師古曰高與隔同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

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

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兒也藩籬也愷樂悌易也言青蠅來往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讒人搆毀

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

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

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

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

其號師古曰忘亡也吳王殺之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

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師古曰小雅卷伯之詩也言譖讒之人誠可疾惡願投與

猛獸食之畀音必寐反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師古曰天子之道天性之

親也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父亡師古曰臣亟急也

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師古曰湖縣名今隴州臧匿泉

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閩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吳太子冢家在澗東也主人家貧常

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

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即入室距戶自

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

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

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

邢侯韋昭曰邢在河內師古曰邢音干張富昌為題侯孟康曰縣名也晉灼曰地理志

無也功臣表食邑鉅鹿師古曰晉說是也久之巫覡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

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上遂擢千秋為丞相

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孟康曰橫節光師古曰即橫門渭橋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師古曰言已望

而思之庶太子之魂來歸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閩鄉之東基趾猶存天下聞而悲之初

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

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如王

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蘇林曰死名也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

太子并葬湖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

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

在湖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

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隆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尊生之父母也

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

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文穎曰位冢位也師古曰

符音下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

北如淳曰親謂父也諡法曰諡者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諡宜曰

悼皇母曰悼后此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

諡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

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闔鄉邪里聚為戾園

孟康曰闔古闔字從門中是建安中正作闔師古曰闔舉曰使人也曼音許密反闔字本從曼其後轉訛誤逐

作門中受耳而郭璞廼音汝獲反蓋失理遠耳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

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土子為

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

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

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齊懷王

閔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

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

師古曰張湯廟立子閔為齊王師古曰於曰嗚呼小子閔受

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朕

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

念哉其朕之詔師古曰共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

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息師古曰言人若好德則能明顯有光輝若不圖於義則君

子懈怠無歸附之者圖謀也俾使也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未終厥有愆

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

與王其戒之閔母王夫人有寵閔尤愛幸立八年薨無

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土建爾國家封

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

眚服虔曰薰鬻堯時匈奴號也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

三十有二帥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偃其旗鼓而來

也薰鬻徙域張晏曰匈奴北州以妥臣瓚曰妥安也師古

果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斐德服虔曰斐薄也師古曰毋

廢迺備師古曰禦邊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旦壯

夫就國為人辯略博學于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

獵之士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

第當立上書求人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

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

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

不肯哭曰璽書封小張晏曰文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

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聞禮儀為名王孺見執

金吾廣意師古曰問帝崩所病師古曰因立者誰子年

幾歲廣意言待詔五祚宮師古曰祚宮中謹言帝崩諸

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師古曰臨音力禁反

歸以報王王曰上齊羣臣無語言蓋主又不得見甚可

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

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威

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千斥地且倍師古曰封斥闕也

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于太廟德甚休盛

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

三千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

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

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如淳曰諸侯不得治民與職事

是以為詐言受詔得知職事發其為備也長於是為且命令羣臣曰寡人賴

先帝休德獲奉比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

任重職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

雖小成周之建國也師古曰自周以來卿士自召公下為燕國言以久遠

及昭襄師古曰召公謂召公奭也昭襄六國時燕之二王也召讀曰邵于今千載豈可

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

人之不及與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咎安在

方今寡人欲擣邪防非章聞揚和師古曰擣正也章表也擣與矯同其字從

也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

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成軫謂且曰大王

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師古曰失職謂當為漢嗣祿祿不被用也索

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

時偽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迎立文帝天下初知非孝惠子

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

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

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專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

謀歸發兵臨淄與燕王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歛

銅鐵作甲兵數賜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

歐師古曰歐與驅同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翠羽飾冠

也師古曰貂羽以貂尾為冠之羽也附蟬為金蟬以附冠前也凡此鹿頭先驅皆天子之制而貂羽附蟬又天子侍中之飾

王借為之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

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師古曰講習也須待也郎中

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劉成知澤

等謀師古曰餅音步丁反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

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

而劉澤等皆伏誅益封餅侯久之旦姊鄂邑蓋長公主

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為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耳不取鄂邑主為妻當是信子

項侯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

克耳光即私與燕交通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

實走馬

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

賂遺蓋生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

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

欲從中下其章

師古曰下音胡稼反

旦聞之喜生疏曰昔秦據南

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

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

師古曰呼

音火

近狎作亂內外俱發

師古曰狎習也近習之人謂趙高也

趙氏無炊

火焉

韋昭曰趙秦之別氏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

高皇帝覽蹤迹觀得失見

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

扶疏異姓不得聞也

師古曰聞音工覓反

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

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廟

師古曰與謂黨與也

膚受之愬曰

聘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

師古曰究竟也言不終竟於下

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

竄為典屬國

師古曰竄音但

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

尉

師古曰尉楊敞也

又將軍都郎羽林

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

漢光祿掾令諸當試者不令都所免之

道上移蹕

如淳曰移猶傳也

太官先置

師古

曰昭紀云詐令人為燕王旦上書又云上曰朕知此書詐也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以得知之而此傳乃云且

自上疏此下又云帝覺有詐遂親信光參錯不同疑此傳為誤

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

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

而疏上官桀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

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

千數且以語相平平日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

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

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

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

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師古曰人衆既多故謹謹也太將軍恐出兵陳

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為羣臣

蓋主報言獨患太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張晏曰天水人也字雅叔今

右將軍物故師古曰謂死也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

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宮中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飲井水井

水泉竭廁中豕羣出壞大官竈師古曰廁養豕園也園音胡困反烏鵲

闕死巢舞殿端門中師古曰端門正門也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

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

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晉灼曰地理志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

雁門師古曰葭音家台音怡王客呂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

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語具在五行志王

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柰何

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丞相賜璽

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且

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

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憊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

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

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蘇林曰廣音曠臣瓚曰術道路也師古曰廣讀如本字此歌意

言身死之後國當空也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孟康曰寘音畢

髮歷畢桂岸也臣瓚曰寘塞溝渠師古曰寘說也寘音徒千反骨籍籍兮亡居師古曰籍從橫見也居處也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

獨安居師古曰置酒之宮池沼所在其間有渠故即其所見以為歌辭也坐者皆泣有

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

夫人之明光殿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師古曰曹輩也欲自殺

左右曰黨得削國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幸不死后姬夫人共涕泣

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

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

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

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師古曰樊

參灌嬰等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師古曰菑古災字當此之

時頭如蓬葆頭久不理如蓬草羽葆也師古曰葆音保勤苦至矣然其

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

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

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

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

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師古曰古謂先人且得書以符璽屬

醫工長

師古曰屬委也醫工長王官之主醫者也屬音之欲反

謝相二千石奉事

不謹死矣即以殺自絞后夫人隨且自殺者二十餘人

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諡曰刺王旦立三

十八年而誅國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

昌侯賢為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

九年薨子穆王舜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

薨子嘉嗣王莽時皆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

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

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

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

李奇曰保恃也

三代要服不及以正

爾古曰要服次荒服之內者也正政也要音一遙反

烏乎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

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邇近小人也張晏曰桐音同師古

曰桐音通桐輕脫之貌也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

羞工其戒之胥壯大好俱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

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

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

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

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

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

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女須泣曰孝武

帝下我左右皆伏師古曰見女須云武帝神下故伏而聽之言吾必令胥為

天子胥多賜女胥錢使禱巫山師古曰即楚地之巫山也會昭帝崩

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師古曰以爲因禱祝詛及而崩也塞音先代反

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寢信女須等師古曰

古浸字也寢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

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爲楚王延壽后弟

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

勿治賜胥黃金前後五千斤它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

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

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脩姦事發覺

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張晏曰射水之

陂在射陽縣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宮園中棗樹生十

餘莖莖正赤葉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

后庭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

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

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師古曰

日就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

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嘗

胡生等夜飲師古曰董嘗胡生皆女名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

趙左君等鼓瑟歌舞師古曰入子姬妾之秩號也家人子無官秩者也王自歌

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師古曰人所以欲久生者貴其妾豫無有

終極而我在生長不歡樂焉用窮盡年壽也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張晏曰奉天子期當

死不得復延年千里馬兮駐待路張晏曰二卿亭驛待以答詔命黃泉下兮幽

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入無惊為

樂亟韋昭曰惊亦樂也音裁宗反亟數亦疾也謂不久也言人生以何為樂但以心志所喜好耳今我出入皆無歡怡不得久長也蒿里召兮郭門闕師古曰蒿里

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師古曰言死當自去不如他從役得顧庸自代也逝合韻音土

列反左右悉更涕泣奏酒師古曰更互也奏進也更音工衡反至雞鳴時罷

胥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

而得葬薄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

二人皆自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諡曰厲

王立六十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

是為孝王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子哀王護嗣

十六年薨無子絕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為靖

王立二十年薨子宏嗣王莽時絕初高密哀王弘本始

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

年薨子懷王寬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絕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

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師古曰命璽書為喪主

日制詔昌邑王

師古曰太

使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

師古曰

日史

宗正德光祿大夫吉

師古曰丙吉也

中郎將利漢

師古曰不知姓

徵王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

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待從者馬死相

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

濟陽求長鳴雞

師古曰鳴聲長者也

道買積竹杖

文頴曰合竹作杖也

過弘

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

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

至湖

師古曰

使者以讓相安樂

張晏曰使者長安使謂奴之尤長大者也

安樂告

遂遂人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

義請收屬吏

師古曰以善付吏也屬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以漙洒大王

師古曰

漙也洒濯也漙音子

即梓善屬衛士長行法

師古曰梓持頭也衛

士長主衛之官

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

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

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

哭

師古曰嗌喉咽也音益

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

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

文隸曰甲

哭帳也師古曰是謂此

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

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

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霍

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

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主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
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
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後見熊
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
令遂遂為言其故語在五行志王叩天歎曰不祥何為
數來師古曰叩讀曰仰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
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
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
何等也師古曰言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中音竹仲反大王位為
諸侯王行汗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

汗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室不义祇祥數至血
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
位後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
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
青蠅至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
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句踐為吳王嘗惡亦其義也宜進先帝大
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不忍不能疏遠也
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猶反皆放逐之臣
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于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
帝曾孫是為孝宣帝即位心內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

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守盜賊

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合警敞於是條奏

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

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

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內食物師古曰每它不

得出入師古曰食物之外督賊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

者以王家錢取卒迺宮清中備盜賊李奇曰迺遮也鄧

靖不得妄有異人也師古曰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師古曰

更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為

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

不便師古曰痿風痺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蘇林曰治

孟康曰今侍中所著也服虔曰武冠也或曰趙惠文王

所服故曰惠文晉灼曰柱後惠文法冠也但言惠文侍

中冠孟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師古曰簪筆插筆臣敞

與坐語中庭閱婁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

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

復來東至濟陽迺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師古

之子女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

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師古曰羅紉其前為故王妻

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

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妻十六人子二十

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

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師古曰於法不當然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以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廼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食邑四千戶師古曰海昏豫章之縣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

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器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义為列侯賀曰且然師古曰謂亦將如此非所宣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曰廖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廖音聊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師古曰謂一國之始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克國師古曰廖其名於有司克國死復土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

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絕
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
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
侯

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
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
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
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
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師古曰僵偃也音居羊反太子子父皆
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

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

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師古曰盧領骨也屬連也音之欲反不一日而

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

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

焚師古曰左傳隱四年衛有州吁之亂公問於衆仲曰州吁其成乎對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言兵不可妄動久而不戢則自焚燒戢斂也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為武聖人

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為殘而興縱之也易曰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師古曰易上繫辭也故車千秋指明蠱情章

太子之寃千秋材知未必能過人也以其消惡運過亂

前漢書卷六十三 列傳 十一

原因豪激極道迎善氣

師古曰激去至極之災引傳得致福善之氣也道讀曰導

天人之祐助云

師古曰傳引也

前漢書卷六十三終

前漢書卷六十四

嚴朱吾丘王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漢蘭臺令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師古曰分嚴朱以後為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

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

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

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古屢字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

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大臣數詘師古曰謂

助等每詘服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

也音丘勿反也音丘勿反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

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

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

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師古曰言不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

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

言總天下乃至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

愬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法距助迺斬一司

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

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

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師古曰多大為發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之四十五

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

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

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

攝然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

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越方重難也

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劓髮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師古曰劓

與翦同音說是也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

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朔讀曰豫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

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

甸服師古同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師古曰

里之外也侯侯也為王者斥侯侯衛賓服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實實見於玉也侯衛二服同

為賓也蠻夷要服師古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

戎狄荒服師古曰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執異也

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

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

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習於水

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

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

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

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阻險林人九百里或千里也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地理志

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可盡載於圖也著音竹助反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

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

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耐

之奉不輸大內

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

古曰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今丞也

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

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

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

度非一日之積也豈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

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

食

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鬻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鬻質也一說云鬻子者謂今

子出就婦家為贅婿耳賢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

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昔扶目及今發

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師古曰資猶齎輿輪而險領服虔曰

舟而入水師古曰舟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

上下擊石

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

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昔

敷福反解

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師古曰泄吐也

在田僮傳

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

音之制反屬

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

文類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

以其軍降處之塗

簡忌此本作間轉寫字誤省耳

蘇

日淦音耿奔之奔師古曰音正合反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

權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權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權音直孝友未戰而疾死者

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古帝字破家散業迎尸于

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為訖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

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

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

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

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

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窟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

早閉晏開鼃不及又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

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疆能難邊

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王

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

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

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

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

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

師古曰縣弱也言其柔弱如縣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

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

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適足師古曰言不下言

不減也漢軍多之五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

饗亦南方暑溼近夏痺熱暴露水居蝮蛇師古曰痺黃病音丁幹反

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壑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

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

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

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

人畜養六畜也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

丈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

日頓讀曰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

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

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

年則士卒罷勑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疲勑亦倦字男子不得耕

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維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

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

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

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

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

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

讀曰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敢行者不還往者莫

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

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

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

克言用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

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

曰顏行猶鷹行在前行故曰顏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

歸者張晏曰斯微輿衆也師古曰斯初斷雖得越王之

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

數為囿江漢為池師古曰八數謂魯有太野晉有大陸

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

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

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

以黼文張於馮玉几師古曰馮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

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

潤澤也或露或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

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

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如淳曰得其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言至

道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

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愚者

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盡也盡言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

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是時漢兵遂出踰領

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

美將卒之功迺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白諷以天子

之意指諷告也南越王頓首曰天子迺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

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

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

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菑害

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

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平

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

藐然甚慙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嘉曰藐謂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嘉

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

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

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

先與王共議之或曰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關政遺王之憂

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

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

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仰謂仰而望之

今閩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也言狼戾者謂貪而戾殺其骨肉離

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

以為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樓船在尋陽也欲

招會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

音功候反今者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

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

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

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

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

揚聲鄉屯會未會師古曰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

使者罷屯母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

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

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

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蘇東冶屬會稽士卒

罷倦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

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遺使者土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

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

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

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日前故使臣

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

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

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上問助居鄉里時

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壻門之壻上問所欲

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承

善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

渠閣外直宿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

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越種非一故言諸比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間者闕

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

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

惠王之子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

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

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

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

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等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以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

買臣母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曰謳音一侯反買臣愈益疾歌妻羞

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

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皆讀曰汝妻志怒曰如公等

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

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事又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

饑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以臥之音扶晚反飲音於禁反後數歲買臣隨上

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自克卒而與計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曰

重車重音直用反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

吏卒更乞旬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乞音氣旬音工大反會邑子嚴助貴幸

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

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敞

中國上使買臣難訕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

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

山師古曰泉山即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泉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
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
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
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
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為太
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
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
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前引其綬
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

呼曰妾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

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

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說相推

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言也守音式授反

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

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如今州牧刺史矣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

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

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師古曰食讀曰飲居一月妻

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音氣悉召見故人與飲

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居歲餘買臣受詔

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
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
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
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
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
陵折之買臣易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
師古曰致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
死以害之
山拊如淳曰拊音夫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

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
各劉德曰格五其行簾法曰至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

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

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

上不許後願守憲捍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

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郡盜賊起拜

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

數發年歲不就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

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以為天下少雙海內

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

石以壽王為都尉不置太守職事並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

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音子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

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
賊彊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彊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彊盜賊不輒伏辜

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
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

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
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

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安
矛戟弓劍戈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

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
內抗敵師古曰抗訛盡也音五音反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

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
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

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法令爲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師古曰墮

毀也音火燒反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筆挺相
捷擊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筆馬槌也挺大杖也犯法滋衆

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
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

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
封師古曰壽王言此者并以譏公孫弘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

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

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師古曰有四方捍禦之事

孔子曰吾

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

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師古曰小雅賓

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

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

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弓言貴中也

師古曰仲反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

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

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

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師古曰抵觸也是擅賊威而奪民救

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

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

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

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

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

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

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露如屋之漏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鼎師古曰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

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

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

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
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
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晚迺學易春秋
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師古曰諸子諸儒生相與排償

不容於齊家貧假資無所得師古曰資音士得友北游燕趙中山

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迺西入

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青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

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

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

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

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

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

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者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

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

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

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且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

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師古曰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拜吞戰

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
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
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
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
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
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
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師
曰運載芻稟令其疾至故曰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
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

轉輸北河

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腫音

直瑞反又音誰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師古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

二斛乃得一石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

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
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
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
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
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
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
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

軍殺將

師古曰覆音芳日反

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

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敵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

日來侵邊境而敵略人畜也歐與驅同其字從文音普木反

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

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

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

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

苦也且夫兵火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敵

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

故尉佗章

邯得成其私

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

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師古曰此周書者本

高書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

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

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

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師古曰適讀日嫡

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

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

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

拜之家亂衆民皆可從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

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

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

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死日又矣丈夫生

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

五鼎亨之謂被饜亨之誅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

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

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

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朱買

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

潘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

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音所具反始吾貧時

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內門謂內之於

門中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

入偃之門迺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

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

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

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

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

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
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
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
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
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
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
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

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偏袒

大呼

師古曰呼首火故反

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

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

而身爲禽於中原

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

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竟

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

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

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

曰韓魏趙三國本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師古曰還

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吳楚是也

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

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

日復音扶目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推數循

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

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

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

之執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擊射飛鳥弘

游燕之囿滂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

無所廢損也從讀日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

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名何必夏

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

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

伴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

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

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日此陛

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

其敝末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

而不服哉

前漢書卷六十四終

